太阳升起时照耀在银光闪闪的硬币上。

那个时刻，经过了这么多小时的熟睡，它突然张开了它的眼睛，麻木地伸展着。上面是如此的潮湿！在上面，在村子边上那栋两层小楼的瓦片屋顶上。

“早上好”，它温柔地跟它的另一面说。

没有回答。

“早上好！

醒一醒，黎明了……”它又说了一次，甚至更温柔。

然而，它的另一面没有回答。今天依旧没有回答。

它记得从来就没有任何回答。不管它对她说得多么温柔，不管它为得到一个答案问了多少次。

它往上望着天空中正在升起的太阳，笑了。

“为什么你不跟我说话？”它又对另一面讲。

“跟我说话，我跟你一样孤独。”

“跟我说话。”

“我知道，你也许不喜欢我的陪伴，但是我们能做什么呢？我们只是一枚硬币的两面。时常聊聊天该有多好。

互相拥有对方不好吗？”

但是它的另一面不会回答。它已经问过她那么多次了。它用尽了所有它知道的方法去问她。即便它并不知道太多的方法！它只是一枚小小的低额硬币的单面而已。仅此而已。

“晚安”它跟她说，因为黑暗开始降临……

* *

“早上好”它带着太阳的第一个微笑柔和地说。

没有回答。但是，也许她仍在睡觉！它应该等一会儿。

它等到太阳在天空高高升起。一个金色的太阳。一个照耀在那栋小楼瓦片屋顶上闪着银光的硬币上的太阳。然后，它再一次勇敢地跟她说话。

“今天是个好天，不是吗？”

但是她没有回答。一直到今天，她从未回答过。

为什么？

她没有被另一面的关注感动过？

她也许有一些不开口的原因？想要了解你的另一面也许是错误的？

它不认为那是错误的……

当然，另一方面，它怎么可能知道？它只是一枚小小的低额硬币的单面而已。

……

也许……

……啊，对了！它以前没能想到过这个？一定是这个！不会是其他什么。这，就是如此简单！

“也许你不能说话？”它跟她说。

“也许你想要说，但是你不能？”

“那么动一下，敲敲瓦片，我就能知道。”

“如果你不能说话，就敲敲瓦片！”

没有。

没有动作，没有声音。有一会儿它仍然相信。

……只有一会儿，它相信它终于将了解它的另一面……

也许敲一下长着草的瓦片。

随着一个最轻微的动作，他们就能交流意见、想法、感觉。他们将找到新的方式来交谈。

交谈！

一个硬币的两面，在村子边上的一个房顶上。孤单的两面，都孤单着。

没有。

没有动作。没有声音。答案很简单。她不想跟它说话。

“晚上好”它说，一直看着太阳慢慢地向西方移动。它那么地想哭，但是它不会哭。也许它的另一面会知道。

她会知道，也许从一个最轻微的移动，从无意中滑出的一声啜泣。

不，它不能哭！因为也许它的另一面会知道。无论如何它也不想让她心烦。

她也是孤单的一面，完全孤单。也许比它更孤单。

那么为什么她不跟它说话呢？为什么？

因为他们是孤单的两面，完全孤单，在这个小村边上的一个屋顶上。

*** ***

那天，它没有跟她说早上好。

它是从一个折磨它整个晚上的问题开始的。折磨着它，在世界上任何村庄，没有任何硬币的其他面，曾被如此折磨。

“你也许恨我”它对她说，挣扎着摆脱一个战栗和眼角的一滴眼泪。

“你恨我也许是因为我能看到村庄和太阳？”“你恨我也许是因为你一直面对着瓦片？”

“告诉我！请告诉我……”

没有回答。

“但那不是我的错，你知道的……你记得的，对不对？”

“就是那个坏男孩把我们扔上这个屋顶的！”

“告诉我。告诉我你记得的……”

“……请跟我说话。我也是一枚小小的低额硬币的单面而已。跟我说话！把有关你的事告诉我！告诉我任何事！我是你的另一面！”

然后它开始，绝望地，跟她描述自己的长相。

它是相当普通的一面。一个女人的图像，有着精致的特征、可爱又小巧的鼻子和好看的眼睛。

一个女人永远被禁锢在二层小屋的屋顶上。

“把有关你的事告诉我……”

“告诉我你长什么样！”

“我们可以做朋友！如果你愿意，我们能做最好的朋友！最好的朋友，在所有的硬币的所有的面里。

最好的朋友。在全村。在全国。在全世界，如果你告诉我一个字。

只是一个字！

只要你告诉我你愿意。”

“那么我将只为你存在！甚至你从此不再跟我说话……”

寂静。绝对寂静……但是为什么？

她也是孤单的一面，完全孤单，也许比这个世界的所有面都更孤单……

……

从那天开始，它开始向她描述它所看到的一

切。

它没有要求她说话。不再了。它只是跟她说着话，不再要求任何事。

它跟她讲述着这个村庄和附近的森林。它讲述着穿过房舍的大路，市场。它讲述着太阳和云朵。天空中的鸟。每个星期天的钟声。

从那天开始，这一面的生活不一样了。它描述了它所看到的一切，不再要求任何事。

不想要知道你的另一面，它不知道这是好还是坏。但是从那天开始它的生活更美好了。它的孤独感少了，在村子的任何角落，少于任何其他的面。

它是孤独比较少的那一面。

* *

自从他们发现自己高高地身处于那个屋顶之上，第一次，暴风雨爆发了。冬天的第一场暴风雨。

重重的雨点落在身上时，它是那么的高兴。因为它保护了它宝贵的另一面！

风变得如此强劲。

强劲到瓦片开始晃动。瓦片开始晃得更厉害，程度超过这栋两层小屋上的瓦片以往任何一次的摇晃。

接着，灾难降临了！

如此之快，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的其他面不会意识到正在发生着什么……

它只是感觉到在长着草的屋顶上滚动。

* *

下面是那么那么的潮湿！

下面，在这个小村边上的一栋小屋的花园中间。

不过，它甚至是更高兴的一面！即使它是埋在土里的一面。有着精致特征的女人的那一面，埋在土里。

然而，它如此高兴！

它的另一面又能够看到云朵了。四轮马车和马路。钟和树林。

它的另一面，正面对着太阳！

是的，它是那么的高兴。整个村子里的任何一枚硬币的一面都从不曾那么高兴过。

它的另一面肯定会跟它说话。直到那时另一面从未跟它说过话。
现在，肯定，她将跟它描述一切。任何她所看到的。
山川和树林。村庄和房屋。太阳和云朵……

即使它自己不能听到她。即使它自己不能跟她说话。即使它只是埋在土里的一面。

不过，他们是不那么孤独的两面了。在那个有着小屋的小村里，他们比任何面的孤独都少。

然后，灾难降临了！

如此之快，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没有其他的面意识到正在发生着什么。
但是，不幸地……它不幸地意识到了一切……

* *

……完全不再有湿气。

它是一尘不染的干净的一面，在那个收藏家的藏品中身处一个显眼的位置。事实上，这是藏品中最古怪、最怪诞的一件。

它是一枚罕见的最昂贵的硬币。
一枚真正独特的硬币！
一枚以前收藏家从未发现过的硬币！

那枚硬币在一个玻璃盒子里，在庞大收藏品的中间——不要问我怎么回事和为什么——是一枚只有一面的硬币！

是的，你没听错！
一枚只有一面的硬币。

……一面如此的孤独，
没有其他面，任何其他硬币的，
在世界上任何其他部分。

12月17日—18日

它肯定一直是镇上最大的书店。

如此之多的书汇集在一个地方。散布在木质的展示台上。排在无尽的架子上。架子高耸直到天花板。

书柜排成行，一个接着一个。还有人。如此多的人。在那家书店里，有任何年龄和类型的人。在这个镇上最大的书店。

但是，在那儿，一行中的最后的一个书柜，在所有架子中最高的那个，上面有一本孤独的书。

如此孤独，以至于它不在乎书店里的人群——那是三教九流的大杂烩。如此孤独，它不在乎一个无关紧要的书店里的无尽的架子和展示台。一个如此无关紧要的书店。

这本书有自己的故事……

……

……某个早上，它在一台奇怪的印刷厂的机器旁边醒来。它跟许多其他一模一样的书捆扎在一起。它们一定跟它是一模一样的。但是它不记得任何细节了。它立刻又睡过去了。

那本书——我记得——出生时很疲惫。

第二次它醒来，是因为被一只手握得很紧。如此美丽的唤醒。但是好景不长。手张开了，这本书被放到了它的位置。那也许是书商的手。

那个位置甚至是今天它躺着的地方。正是同一个位置。在所有书柜的最后一个，在最顶端的架子上，右边的某处……

……

长时间，很长时间，它等待着被人看见。有人会过来找它。它盼望着这个正在走过来的女士是为它而来。

把它拿下来，看着它，带走它，去她的家，去一个更小的，一个更漂亮的，一个更友好的书柜，满是漂亮彩色的书。

以便它能够也找到一个能称之为家的地方。这，一本孤独的书。

其他一模一样的书到底去了哪儿？到了另一个架子上？也许在展示台上？

在它旁边，没有其他书像它一样。这本小小的漂亮的小书，被很多厚书如百科全书挤在中间，在镇上的第一家——又怎样呢？——书店的最后一个书柜的最后一个架子上。一个悲剧。

一定是出了什么差错。

然而，随着日子的流逝，没有手来触碰它——哪一个？这一个！一本书需要一个触碰，超过世界上任何一家书店的任何一个架子上的任何一本书。一本书如此的孤独。

随着日子的流逝，没有手来触碰它。没有其他的书跟它说话。它们——又一桩不走运的事——都用背对着它！哪些？那些又高又粗野的书，那些厚如百科全书的书！

所以，高高在上，在世界上最后一个书柜的最后一个架子上，有一本曾经恨过每个人每件事的书……

它恨过所有放着色彩缤纷的书的展示台。它恨过买那些书的人们，它恨过那些书本身。它恨过收银员和售货员。恨过既矮又秃头的店主，架子和黑色的书柜。它周围的书、天花板和白色的大灯……

它恨过它自己。它甚至还恨过自己的作者。

哪一个？这一个！一本书曾经唯一想要的，就是一个触碰。只是一个简单的触碰。一本书曾经唯一想要的，就是爱！

高高在上，在镇上的最后一家书店的最后一个书柜的最后一个架子上，有一本书曾恨过这个世界。

* *

时光缓慢又痛苦地流逝。它的封面正在失去色彩，书页几乎都被时间和仇恨变成黄色了。

那又如何？不管怎样没有人会再来买它。没有人会注意它。一本不高兴的书。一本某个书店某个书柜最后一个架子上的孤独的书。一本书是关于……

关于什么？

它从来不知道！它从来也不知道！它至今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。它从来没有想过它是一本什么样的书！

它从来不知道它是一本什么样的书！因为它从来没有学过怎么 ……识字！

这是一本不识字的书！

一个喜剧。

……

从那个时刻起，它开始好奇。它会是什么？它会是某个真正美丽的东西吗？

不！人们购买美丽的东西。它一定有些什么不足。

一本书，甚至不值得看一眼、打开、翻几页、带回家、放进一个小小的漂亮的书柜，里面有着彩色、金色封面的书。

它也许是本平庸的书！某个学术论文，也许跟脱发的原因有关。

也许不是！否则这个又矮又秃的店主就会翻阅它了！

某本枯燥的数学书？

但是数学家会找像这样的书，探索它们！

它能是什么？它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的时候，它怎么会为了被人带走而等待了这么久？它能请求谁去查明呢？谁？谁？谁？

它是一本孤独的书，在最后一个书柜的最顶端的架子上，右边的某处。一本书——也许是这个镇上最大的书店，整个书店中唯一一本——不识字

的书。

它的书页上印着字，美丽的字，很艺术，对它来说毫无意义。

绝对毫无意义。

你看，字，从不说话，除了对那些知道怎么去读它们的人。

字是如此、如此的骄傲！

* *

它只要知道它的标题。没有其他什么。只是它的标题！这样，至少它能理解，它是一本枯燥的关于脱发原因的书。或者，至少，一本书是写给数学收藏者的。任何什么都行！

什么也没有。一个悲剧。没有办法。没有人能帮它。它是一本书，一本书孤单着，在书店的边缘，在世界的边缘，在书的海洋的边缘，没有意义。

一本书顶端的字没有意义。

再一次，它是一本不开心的书。

它不再恨其他的任何书，既不恨展示台，也不恨来和走时没有任何停留的人们，既不恨营业员，

也不恨天花板，或者大白灯。它不恨任何人和任何事。

但是它仍是一本空虚的书。也许比以前更空虚。

它是一本如此孤独的、被禁锢在镇上的一个书柜某处的书。在这个星球上的一个镇的某处。那又怎样呢？

它不再在乎任何事。甚至不在乎它只能从自己这本小书的书脊来看世界。那又怎样？它自己也能像它旁边的那本书一样。即使挨着它的那本书像百科全书那样又大又难看。

任何事都不再有意义。它是一本没有内容的书！

也许如同其他的书一样，它确实写了同样的事。也许它不是凑巧被他们放在那个架子上的。也许这就是他们应该放它的地方。跟如百科全书一样厚的书放在一起。

这儿！在最后一个架子上！在最后一个书柜的最顶端的架子上，右边的某处，在镇上的第一家——那又怎样？——书店。

也许这儿正是它的地方！

那又怎样？不是有这么这么多吗？

* *

如果书页是白色的，它就会漂亮得多了，不是吗？

那样它就会知道它真是一本没有内容的书。在世界上的所有书店的所有书柜里的所有架子上，唯一一本没有内容的书。

但是没有书是没有内容的！没有任何地方你能找到没有内容的书！在世界上所有你能找到的书店！

为什么？

为什么它必须出生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

它希望能有人回答它。它希望它的作者在那儿。

……

有人真正写了它吗？

如果它只是一本次品书？一本书错误地出生，从那台机器里，那一天，它记得的最初的一天？如果它只是一个错误？一本没有意义的书？那么？

那么它将只是一个错误！那又怎样？它被发现在

这儿，一本书孤独地在世界边缘，难道它不是一个错误吗？

它不是一个错误吗？

如果它是某人按照计划写的一本书又怎么样呢？带着很多想法并按照一个计划？对……也许……可能……很可能是的。

但是如果它不喜欢这个怎么办呢？如果它的内容——难以置信的精心研究的内容——不是它喜欢的？

如果它的内容吸引它的作者，但没吸引它自己呢？那怎么办？

那甚至更糟！那不是一个错误！我将被永远注定！一本被准确设计去吸引这个作者的书！为什么？

为什么他没有问我？难道不是我在为一切付出？我。我！我，被永远藏在一个架子上，在某个书店的某处。

我，孤单的我！

……

它是一本在叫喊的书。

它在独自尖叫，令人难以置信的孤单，没有顾客，没有店主，没有售货员，没有作者，直到世界的边缘曾经想象的。

一本正在哭的书，在流泪！浸湿了自己的书页。

因为它们不再重要……

* *

因为它们从来就不曾重要。不管是它们，还是大字标题……

对这本书来说，没有什么重要的！因为它是一本没有内容的书，一本书的内心是任何事或者什么都不是。

它是一本在宇宙边缘孤单的书。它的内心不可思议地拥有一个宇宙。

这本书不需要一个标题。
因为没有书需要一个标题！

这本书不需要一个作者。
因为没有书需要一个作者！

这本书什么都不想要！它不想要售货员和展示架，书柜和架子，它没有价值，也没有价格。

这本书——如任何一本书——如果它想要一个标题它自己会起一个！如果它想要一个内容，它会自己写！

它将是一本儿童书。

一本带着色彩和旋律的书……

……

人们离开了，又矮又秃的店主关了灯，锁上了沉重的大铁门。

但是那儿，在黑暗和寂静里，在这么多的书当中，一本小书孤独地迷失在这个世界上的书柜的最后一个架子上，独自对着其他的书咆哮！

它让它们擦掉封面上的标题。擦掉封底的文字。简单地触碰彼此。

一本疯狂的书，你会认为它是被夜晚的湿气浸湿的，在对着其他的书颤抖地叫喊。

它在颤抖地叫喊，但是没人在听……

……它们也许不愿意打乱顺序！

然而它们没有人可问！

它们只是一些在世界边缘的书，不需要作者和售货员，顾客和主人。

他们是那些需要它们，但是从未问起过它们的人。

他们宣判它们去一些架子上，在世界的书柜里堆起来。

他们从未问起过它们。

然而却由它们付出代价——这些书孤单地在宇宙

边缘……

……

它也是一本从未被问起过的书。它在独自叫喊，在世界的那个边缘尖叫。

一本滑稽的书！一本没有名字和内容的书，对其他的书叫喊，让它们靠近它，直到眼泪融到了它空白的书页上……

也它是一本曾经爱过其他书的书。

在世界边缘的一个书柜里的一个如此小的架子上，一本如此渺小的小书的内心能立即适应，这很奇怪……

如此幸福！

（于12月16日晚—17日）